



大漠胡杨 陈顺源

甜甜的宏村

张明祥

孩子们的一场设计,让我们走进皖南的宏村,感受中国富有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的历史风貌,中国有多少个自然村落我一时说不清楚,被联合国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仅有12个,“12”这个两位数对中国所有的村落来说,可谓是一个耀眼的光环。

人流如织的游客长龙,清清楚楚告诉你我,人们向往的古村落是何等魅力,让千万里之外的心儿飞向这里,呼吸人文气息、分享精神家园故事的传奇,这里的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这里的街巷蜿蜒、纵横交错,这里的桥桥水水、是梦是幻,这里的树木花草、绿荫浮动,说它是世外桃源一点不过分。九百多年了,宏村依旧山清水秀、活力四射,越历史越青春的宏村如此惹人喜欢,如何解读它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它以丰盈的历史积淀和特有地域的人文基因,风轻云淡地走近你,好似一幅爱不释手的水墨画,形影不离地伴随你,你离开了它,记忆刻在了心里,相信你逢人便说:宏村是个好地方,到此一游

一夜白头

彭常青

有期徒刑10年!就在法官落槌的那一刻,他瘫软在座椅上。

庭外,见到我他很吃惊,我能感觉到他的局促与惶恐。他一定没想到我会第一时间来看他,一向能说会道的他,囁嚅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大半年未见,明显苍老了许多。我拍拍他肩膀,示意他放松。作为昔日的好友,看到眼前他这个狼狈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实,此前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和家庭背景,业务能力又强,年纪轻轻就成为业界精英,在同龄人中鹤立鸡群。半年多前刚刚完婚,娶了个比他小几岁、温柔贤淑、貌美如花的妻子。婚礼搞得风风光光、很有排场,这样的人堪称人生赢家吧?可没想到,一朝行差踏错,身陷囹圄,让一切化为泡影。

出事那天早晨,上班前他与妻子吻别,说好晚上一起回父母家吃饭,然而,妻子很晚也没等到他回家。打电话到单位,同事们闪烁其词、讳莫如深,直到派出所民警上门,才得知他的去向。

几乎一夜之间,天塌了!

那晚,他在检察院受审,相隔不远的家里愁云密布。高知父母如坐针毡,不得不放下身段,颜面

扫地四处求人打探消息;岳父岳母和他新婚不久的妻子虽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只能在一旁默默垂泪。

不出所料,那晚之后他没能再回来。第二天,得知他出事消息的我去看望他家人,一个个愁容满面、不知所措。见到他新婚妻子时,我被吓了一跳!那个长发及腰的美丽女孩儿不见了,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青丝染霜、形容枯槁的陌生模样。什么是一夜白头?这就是了!我这才相信,人在突如其来的打击和重压之下,真的可以一夜白头。

结婚前,他买了套房,并且做了精致的装修。那种装修在当时是时尚的、超前的,即便放在若干年后的现在,也不算过时。他花了很多心血,所有材料和陈设都是他精挑细选、精心布局的,那里面凝结着他对妻子深沉的爱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我们常常在他温馨的爱巢里小酌,他的妻子烧得一手好菜。

谁曾想,快乐的日子那么短暂,短暂到连喜糖的甜味还未消散就戛然而止。自他出事后,妻子再也没在他们的爱巢住过。社会上那些曾经把酒言欢的朋友,唯恐避

很值得。

没来宏村到走进宏村、走进宏村到离开宏村,心情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宏村?一个意想不到宏村?一个走了还想来的宏村!奇奇怪怪的想法在脑海里绕来绕去,似乎一时难以厘清,也许这就是宏村给予的思维启迪与能动。由此,不由自主地生长出一种特有的崇拜心理:宏村这部皖南文化的杰作,写就得如诗如画,弥散着悠久的历史书香,阅读了它,心里的感觉是甜甜的……

之不及,纷纷散去不知所终,为“觥筹交错尽虚佞,推杯换盏无真衷”这句话作出了最生动的现实注解。

很多天后,他的事才有了些眉目。原来是因为别人犯事,“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他一时贪念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事供了出来。一些被牵扯其中的人,也纷纷落马。他的案情并不复杂,案值放在现在也许不大,可在当时算得上是“巨额”,而且正撞到“从重从严”的枪口上,半年之后就被押上审判台。

真是“一手好牌打个稀巴烂”。从被上帝宠宠到沦为阶下囚,巨大的落差使他无地自容、万念俱灰。正应了那句老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满以为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既毁了前程又害了家人。瞒着妻子、家人贪来的钱虽一分没花,却要为此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10年,大好的青春年华即将在监狱里度过,值不值当?精于理财的他却没能算好这笔账。

“好好改造!”我握了握他戴手铐的手,目送他被法警带离。

夕阳很暖,他的影子投映在监区墙上,像极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仲春

彭涛

紫琅诗会

仲春,白昼和黑夜举案齐眉
微风摇曳花朵,春天在舞蹈
春风骀荡,万物雀跃
田野,是盛大的舞台

履行约定,是一件简单的事
燕子,认得回家的路
播种梦想,也是一件简单的事
花儿,是最好的见证

春天以灵动的方式,展开
我乐于在仲春的原野上,仰望天空
也乐于在浩荡的春风里,俯瞰大地

父亲的手机号码(外一首)

孙忠利

给父亲的手机充值一个多月后
父亲就走了

两年来
我也没有去查询话费余额
把他的号码一直保存着,没有删除

父亲的号码,我从来不记
只给它设置备注“父亲”两个字

以前经常会接到陌生人的骚扰来电
其实,我主动给父亲打电话的次数并不多
好像只有碰上什么难事了
找手机翻号码,寻遍好一阵
也只有拨通“父亲”求助

你轻声地对我说话
又常伴有剧烈的咳嗽
如今,“父亲”悄然藏好在我的手机里
我走到哪儿父亲就跟我到哪儿

只要我不换手机号码
我就是个永远有父亲的人啊

水根叔

我从没见过
水根叔穿过什么皮衣皮裤
下到江塘摸鱼、捉虾

他没有一天
不是浑身上下透湿
婆娘有过,但没几年上岸去了
去就去了
留下三个娃,跟他
只好天天喝汤

水根叔,这个人
与水从来也不争论
跟水是最大限度的耦合
三个娃,哭着长大
他在水里起身直腰,每每微笑
都承担了水的灵魂伴侣

水根叔,没有自己
我还痴等在高堤岸上
等他赤脚经过